正誼堂全書

口 13
743
100

門仁13
號743
卷100

道統錄卷之下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周濂溪　受業諸子仝校

明治三十年一月二十日購求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淳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焉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曰文移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

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公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爲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奇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寃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

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郡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餐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閒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命公拜今命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命過人謝用休問拜當受

不當受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
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閒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

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當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棹曰

棹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轉運判官茂叔以賓客謝正獻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眾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

周至今著衍云

程明道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雒陽人父珦大中大夫舟侯氏封
壽安縣君先生祖居中山曾祖希振爲虞部員外郎祖遹
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先生生
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
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釧墮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
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釧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
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
人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十
五從大中公命與弟正叔同受學於周茂叔遂慨然有求
道之志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遂厭科舉之業而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
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丁酉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與張
載朱光庭蘇軾蘇轍同第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縣令
以其年少易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
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先生曰此易辨耳問之曰
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
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
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未藏時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

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怙膂力眾皆憚之莫敢發獨
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
窮必殺人先生笑謂之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
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
敢言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其首每歲放光男
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先生至詰其僧僧俟復現吾職事
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
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
多病死亡甚眾獨鄂人無死者所治役不勞而集嘗謂人
曰吾輩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

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縣彭縣田瀦
不均比他邑尤甚近府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
售之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矣會令缺先生攝邑事
畫法均其稅其初富者不便多為浮言欲搖止其事既而
莫敢不服上元劇邑訟最繁先生處之不閱月而清江南
稻田引江水為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非千夫不可塞法
當言之府府請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
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立發民塞之堤成
歲以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為營處之歲不
下數百人請於府給募乃得食比卒司文其則因於饑已

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自是生者大半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始至邑人多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勿爲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若此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孝弟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邑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猶社會爲之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試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詔募粟實邊轉輸若道達往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於邊輸之所費大省河東財賦窘遍每官所名買物價翔踴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所費比常歲什不過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

之補助民非敢私也願勿問使屢更無不從者先是民憚
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讐敵先生盡知民產厚
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
之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則遂爲精兵先生
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
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
某於此嘗有愧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
振野熙甯七年河開劉立之復官晉城距先生已十踰年
見民有聚眾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
心感人如此熙甯二年呂公著薦爲中允權御史裏行賜

先生年三十八歲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
比二三見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願求對來欲常相見爾
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先生求退出庭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
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
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所上
章疏稿子弟不得窺見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
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
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再三
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

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贊歎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時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數月之閒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諸事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

也及置條例司遣人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感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因首疏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公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自此與先生不合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疏曰臣近衆上言乞罷豫俵青苗錢利息及沮知提舉官未蒙施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議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幸甚不報乃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于安石方怒言者屬色待之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悚屬先生以言不行懇求外補遂改爲京西路提刑先生疏辭曰臣學識疏陋徒有捧日之心會無回天之力近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恩典過頒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馳臣雖無狀敢以死請投諸荒陬實所甘

分從之四年改先生簽書鎮盜軍節度判官先生出而臺
諫一空時張載接浙東獄還朝會弟張戩以言得罪乃謁
告西歸居終南山下曾問先生以定性之學先生有書答
之先生之鎮盜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
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
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
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
十數是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
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
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
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
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爲之先生得印不暇入
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緩急耳
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莫不感
激自效人皆難之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
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
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
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眾以爲
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
幷修塞第五埽決口鎮盜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

昉爲外都水丞值埽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
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
肆其虐眾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
城眾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
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自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
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
先生言甘而氣懾既乃揚言於眾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
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爵矣何能爲也
果不敢言五年十二月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
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

尋改太常丞八年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
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
有赴登對者自洛至問顥在彼否連言佳士然不能用也
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
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
事先生復求監務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先生至扶溝
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生使自新後復盜
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
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
之民不能治生產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

以立感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惟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惡幾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多先輸納其逋負而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先生方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而神宗是之畿役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遠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狀溝盍亦曰陳先生不肯使者逾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民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係甲權寵至盛所至淩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訴冤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甚多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祭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朝旨遂改稅作租

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窒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盜而繫扶溝獄適逸去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調其括地官復至謂攝令官日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督責甚速數日而事集先生之以調去也邑人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人追及境上攀擗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是扶溝地卑歲有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元豐八年夏五月哲宗嗣位先生監局居鄉幾十年與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養志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神宗崩詔至韓康公子韓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問曰二公果作相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

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論此事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邵伯溫同聞之後四十年而先生之言驗嘗曰介甫性很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眾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恆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卽位以時望召先生爲宗正先生以疾不行未幾而卒享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墓葬於河南府城南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益至和粹之氣溢於面目門人交友從游數十年未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欲起而振之進將以覺斯人退將以明之書不幸蚤世未之及也大中公告老歸家素清窶僦居雒城先生以祿養族大人眾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孤遺而後及己

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友朋中
貧者以單禦寒終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
也學者稱爲明道先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祕與
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天下學者咸傳
誦之而精微之旨則玩之不能盡也文潞公採眾論題曰
大宋明道先生之墓宋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今祀稱先儒程子

張氏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
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
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
坐了一箇月

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先生
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
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
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則
浩乎如滄海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

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
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其教人自致知
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閙感而能通教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
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
爲君子也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
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

候氏曰明道臨民所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
人化之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不將天下一
人看龜山曰固是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常對伯淳有悔薦意先生
曰願侍郎窗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
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又曰明道是大賢以上人作用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
所守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從大中公命與明道同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眾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面

陳所學不報後游大學時海陵胡瑗翼之先生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原明公希哲先生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舉進士嘉定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己任治平二年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薦先生於朝不報元豐八年侍郎司馬溫公尚書呂公著留守韓公絳同薦先生曰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

德純備學問淵博若用斯人俾常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裨之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謂頤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德則弁包眾美而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窮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也復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奉命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進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當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慎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

用願聽其辭太后嘉納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
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
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
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
國子監條制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宜一切仍舊
極詆先生不宜在朝廷六月先生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
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
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踐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
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開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
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所以上副夕惕寤之意請自今一

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
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
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皆不報
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
曰古人以蒲蠹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
於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
辭不受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
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
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
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又疏論延和講

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
熟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皇帝眞宗皇帝
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
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
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
責經筵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
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
日講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則言人君當推己欲惡
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又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
人疑此章無有人君之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畢乃進言

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
不知學鮮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
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
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卽日就
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甚莊時文潞公彥博以太
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雖諭以少
休不去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
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不
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行溲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
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

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趨御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仗劍曰人主之勢不思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著侵人之類皆惡之在職叅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覩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需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竟不往交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兩省官欲往弔奠先生言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蘇子瞻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眾皆大笑遂成隙又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子瞻令具食肉於是或食素或食肉子瞻以鄙語戲先生門人朱公掞輩銜之是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朝廷欲以游酢

爲右正言蘇頌濱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瘧不坐已粲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此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妄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仇致市井月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先生門人賈易朱光庭等亦疏劾蘇子瞻館試策問詬詆而雖蜀之黨遂分胡宗愈顧臨亦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在職且上奏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辭三年先生再乞致仕不報五年正月以丁大中公憂去位七年終喪三省奏除先生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蘇子由執政謂先生不肯靖　太皇太后入其說不復召先生再辭免御史董敦逸奏先生有怨望輕躁語改授左通直郎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　先生未拜命以疾乞醫紹聖元年哲宗親政授先生前左通直即直祕閣權判國子監尋主教道辭不就先生再辭不就職紹聖四年先生以黨論歸田里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

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卽日令都監來逼遣先生方出見之便請行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行至龍門邦直差人贐金百兩先生不受及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贐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卽可受渠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郎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郎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不顧而去元符二年先生在涪註周易與門人講學不輟三年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十月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

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幷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於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日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先生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朗可見矣又云先生平日用意只在易傳博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大觀元年先生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先生既歿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美德者先生嘗謂張思叔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子厚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尹彥明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

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紬素
冠巾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犬中年老左右致養無
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
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
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儻
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
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
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
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去中時哲宗幼沖先生
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
禍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
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弟
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
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
之疑先生必再三諗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
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嘗曰某於易傳卻
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
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
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

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　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
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是　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
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　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安
國奏曰伏見本朝自嘉祐以　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
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　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
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　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
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　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
以見聖世崇儒重道尊德樂　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
之遺書委官校正便於學者　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孔孟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天　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侯仲良言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風
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
生坐而瞑目二子侍坐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
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
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
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
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
讓焉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寓一寺明
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
相會伊川自謂此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

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靑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卻甚校計若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先生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立廟祀於北巖稱爲伊川先生理宗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澆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當鄭公訐馬溫公居鄉尤尊禮先生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雒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當時禮敬如此

朱子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去又曰伊川言必卽理也橫渠言必統性情此二句顚撲不破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功

或謂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非伊川可及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未到

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知其貴

薛文清曰程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不從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張橫渠

先生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諱迪仕神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生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虔守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歸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釋老者參年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在京師二程先生適至二程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詣奧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因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涪如也是時先生業已擁皋皮坐京邸中說易矣聽從者眾先生謂

之曰向所與諸君說者皆亂道今二程深明易理吾不及也汝輩可師之遂撤皋皮輟講久之而學益明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第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務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戒常患文徹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鄉長受事至諄諄諭使往告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日命某告某事會聞否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知俗用丕變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至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悉咨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徙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熙寧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見上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方勵精圖治示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且將

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
徐觀旬月有所獻替時王安石執政更張失統爲舉朝所
沮短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
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孰
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
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
程純公顥時爲御史爭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
得召對加獎中外翕然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
意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然且讞囚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
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不安乃謁告西歸
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地僻有田數百畝以供
歲計約而能足人所不堪先生處之益安移疾屏居南山
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倚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
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
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如聖人而後已初人
有未及者先生不輕語人言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
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
勢隔道將息矣隨其容易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
皆各有得焉先生用甘泉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並又以爲
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也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資者糲

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
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近世
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
節序燕飲多褻先生期功之喪必治喪服四時之祭曲盡
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
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
養遜弟就成德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皆先生倡之也
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感反躬自治不以
語人雖有未諭行而無悔故識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
不敢一毫及之先生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
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
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
爲法黜怪妄辨異端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
不倦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
惟恐其成就之晚與人交久而益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
夫人繼往古開來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銘其書室
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
東西銘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
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
游心寢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又嘗謂春秋之

爲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修擧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貪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乃知道之終不可行也郊廟之禮禮官主之先生亟欲正之而終莫之助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其所著正蒙屬門人曰此書乃

予數年致思之所得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觸類廣之將有待於學者會有疾告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日載病不起尙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年五十八惟一甥在側囊中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來奔哭之哀經賻襚始斂歸殯以葬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先生恬於進取乞加贈詔賜館職半賻先生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先生墓在鄠縣宋封鄠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張子

楊龜山致書伊川曰西銘言體而不言用恐其流於兼愛伊川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說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用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欲人推而行之卽是用也

程子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大要近理若西銘原道之宗祖也　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則連天命之謂性都說了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又曰子厚以禮教學者甚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或問西銘何如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何如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德之言有造

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大矣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常多肯言及治體者未有如子厚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多又曰學者天資高則尋明道若不及且學橫渠贊曰早脫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晦庵

先生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韋齋公之子朱姓爲新安婺源最著世有偉人韋齋公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因尉尤溪報罷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邑之溪南鄭氏宅後寓崇安縣又徙居建陽之考亭先生自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示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此非人也與羣兒嬉獨至沙上畫八卦默坐端視韋齋公向得中原文獻之傳

聞河洛之學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知饒州病亟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中子翬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從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劉彥中教以不遠復先生終身佩服劉致中妻之以女繼事胡先生獨久先生年十四卽厲志聖賢之學旣博之經史又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書亦必究其旨趣訂其是非紹興十七年貢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歸婺源省仁墓拜宗族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莅政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不憚其勞職兼學政乃選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二十三年夏聞李延平先生學於羅豫章得伊洛之正傳父韋齋公同門友也遂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又曰好古樂義無與爲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眞切從游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年秩滿歸同安人思之立廟祀於學宮先生自同安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事二十八年詔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有旨抑奔競以沮之者先生遂以疾辭三十二年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其略曰聖躬雖未有缺矣而帝王之學不可以

不熟講朝政雖未有缺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徧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所不時定者由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六月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卽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故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忽也末言古聖人制馭胡虜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疆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時湯思退立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二年往延平哭李先生乾道元年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岳監南嶽廟作嘗謁序三年往先生兩進絕和議抑佞之疏言既不行絜召不出以聖

賢道統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
極其精力研窮聖賢經傳而註釋之四年崇安饑貸粟於
府以賑之編次程氏書成五年丁母夫人憂六年復召以
終喪辭家禮成七年掛冠社倉於五夫里八年正月論孟
精義成二月趨行又以祿不及養親辭資治通鑑綱目成
西銘解義成名臣言行錄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程氏
外書成先生屢辭不出梁克家爲相奏乞褒錄有旨言先
生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太息
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學共編次
近思錄送東萊至廣信鵝湖與江西陸子壽九齡陸子靜
九淵劉子澄淸之會於鵝湖先生與之反覆議論不合各
罷子靜更欲與先生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
之各歸先生作晦庵於廬峯之雲谷考宗淳熙二年龔茂
良行丞相事薦先生除祕書郎先生力辭會有言虛名之
士不可用者故再辭益力郎從其請改註主武夷山沖佑
觀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詩集傳成周易本義成五年史
浩相除知南康軍事辭者四始受命先生自同安歸奉祠
家居幾二十年閭閻貧困不以累心始受命至南康懇惻
愛民如子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敎化
爲首務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

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申嚴鄰封遏糴之禁選擇官吏通商勸分多所濟活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趾奏復其舊奏乞賜敕額立濂溪先生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誘誨不倦風教大行又表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旌孝子熊仁瞻之閭陸子壽來訪明年大旱詔監司郡守條陳民間利病先生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病賦重民間特以爲苦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庶幾窮困之民得休生業無復流離漂蕩之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統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理義之歸閉絕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又以疾請奉祠不報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冬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閣租稅作臥龍庵祠諸葛武侯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書其兄子壽墓志先生請子靜同升講席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子靜講畢先生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乃復請子靜先生書之尋以講義刻於石又謂切中學者深錮之病夏

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七月呂東萊卒先生爲位哭之南康秩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旋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之勞除直祕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江茶鹽公事時民已艱食即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陛下臨御二十年閒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未崇業之未廣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未當而近者或倖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或未聞而諂諛者衆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或責人詳而反躬有未至與有是數者足以召災而致異先生初拜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征及至浙米已輻輳復以荒政數事推廣條陳懇切詳密按行所部窮山深谷附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而於戢盜捕蝗興濬水利爲急視南康用心尤苦復上書時宰宜散財以收民心九年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先生社倉法於諸路又條奏諸州利病毀秦檜祠時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爲姻家得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民訟之者紛然先生得其奸狀劾之王淮匿不以聞章十上乃下紹興府鞫之得其情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謂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詔與江東提刑

梁總兩易其任再辭遂乞奉祠御史陳賈又奉時相王淮意疏毀道學以陰詆先生十年差主台州崇道觀時武夷精舍成先生還自淛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治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孝經刊誤成十四年小學書成復差管南京崇慶宮奉祠六月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乃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先生入奏首言州縣刑獄不當輕重失宜次言經制錢起於宣和用兵今宜豁除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閑蠭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閼此爲人欲耶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際用人處事之間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於路者謂正心誠意爲上所不欲聞戒以勿言先生曰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

之事脫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曹覿
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力論之上曰昇有才對
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足疾乞祠未供職
本部侍郎林栗先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抱印
逼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
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
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
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提刑之命先生行且辭
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
除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林栗亦坐貶上悟復召

先生受職名先生再辭并封事投匭以進言今天下大勢
如人重病內而心腹外達四肢無毫髮不受病者且以天
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
輔冀大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
軍政六者是也而皆本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
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天下事愈不可爲矣疏上夜
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
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解義以
授學者時上已有倦勤之意將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書
講學修身遠侫抑私恩絕神奸輔皇儲精選任振紀綱節

財用攘夷狄十事以爲新政之助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
先生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主管崇福宮遂不果上先生
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
先生已年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
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逼遲暮而窮仰
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先生之
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
即位先生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先生再以
疾辭不許大學中庸章句成時光宗初政以尊恩轉朝散
郎賜緋衣金魚除江東轉運使以疾力辭十一月金人來

問朱先生安在改知漳州府再辭不允始拜命紹熙元年
之漳州任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
律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
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揷
爲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訓迪諸生一
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
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學錄趙師虎之爲人
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
謂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擘諸利
病甚悉且悉究丈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翕翕稱不便遂不

累行再請奉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職名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先生與書
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
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又數月差
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使孟子要略成又辭廣西經略
復主管南京鴻慶宮十月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以
疾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峒獠擾蜀郡遂拜命赴
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湖湘寧息更建嶽麓書院
與諸生講論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
至到聞者感動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

疾不能執喪中外憂懼申省乞歸田里寧宗卽位上在澧
邸聞黃裳言朱熹爲天下第一人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
講官至是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乃首用先生除煥
章閣侍制侍講辭不許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立忠節廟
又再辭上手札嘒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
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事行宮便殿其略曰
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六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
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
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
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

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
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
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嘗如前日未嘗
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瑣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旦
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以格夫親心然後濬
發德音痛自刻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
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
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
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
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
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而無纖芥之疑
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莫先於窮理
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燦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
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
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
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與一久而不移自
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
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
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

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生平所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曹恩轉朝請郎兼實錄院修撰進講大學先生復以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册子宮中嘗讀之今復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又請立嫡孫承重之服上廟祧議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居中用事自謂有定策功先生進對再三言左右竊柄意在侂胄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執事亦爭留不可詔依舊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侂胄又誣丞相趙汝愚不軌謫永州丞相既逐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人以爲賈禍極諫蔡沈請以筮決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臺綜之自號遯翁又以疾乞休不許先生作竹林精舍

釋奠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宣
宗慶元二年轉先生朝奉郎六月侂胄申禁僞學十二月
依舊充祕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時楚辭集註成是時臺諫
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先生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
紘未達時嘗謁先生於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
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爲之也遂與沈繼
祖共論先生十罪葉翥劉德秀復言先生爲僞學之冠乞
將語錄除毀門人楊道夫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
已置之度外矣蔡元定竄於春陵卒先生聞而哀之甚慟
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
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衆何
罪乎事乃止十二月奪修撰官職罷鴻慶宮祠省劄至先
生方與諸生講論竹林精舍有以小報書來者先生略起
視之復坐講論如初先生既去侂胄勢大振善類斥逐無
遺鄙夫憸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士困辱稍以儒名
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
屏伏丘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游市
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或勸先生謝絕生徒先
生笑而不答是年儀禮經傳解成韓文考異集註成四年
集書傳授蔡沈俾足成之十二月先生以來歲年七十申

建康府申奏致仕五年四月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
以野服見客六年三月先生寢疾已未尚爲諸生講太極
圖庚申夜復說西銘門人蔡沈葉賀孫等九人在側辛酉
改太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
來道理只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功夫牢固着足有進
步處諸生退手書范念德託寫禮書又書黃幹令收禮書
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款條目書示子在令
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門人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
一不諱用溫公喪禮何如曰疏略問儀禮乃頷之正坐整
衣冠揮婦女諸生撫而退良久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
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建寧守傅伯壽以弟子禮事先
生以先生不薦之有舊憾不以沒聞朝廷故仍以文華殿
待制與致仕恩澤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赴告所至從
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以哭禁錮雖嚴不
避也自先生沒侂胄志氣驕溢排擯善類擅開邊釁幾危
社稷生靈塗炭開禧二年侂胄伏誅嘉定元年賜謚先生
曰文又明年特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後以明堂恩參贈
通議大夫門人黃幹爲行狀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
在於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
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

章而力辭膺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化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遠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麤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所著書皆行於世先生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大學論語更定數四以至垂沒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周禮等書用功尤苦竟未能脫稿蒙生徒問答則後學所衰輯也又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一二人止耳由孔子而後會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矣未及百年蹉跌尤甚先生出而自周

以來歷聖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爰采同志之議又私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程張四子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淸獻公今祀稱先儒朱子從祀孔廟韋齋公從祀啓聖祠先生墓在崇安縣九峯山下子二人塋在皆賢今新安考亭各蔭博士一員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盍予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辭文淸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又曰濂洛關閩之書不可一日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不可一日不尊舍此而他學者非也又曰道至濂洛關閩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何在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

得濂洛關中之師弟議論著述乃可成傳註故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同縣五福堂周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 弼臣覆校
閩縣薛 荃莊庭
閩縣吳榮庚耀西分校

道統錄卷之下終

道統錄附錄目錄
皋陶
稷
契
伯益
伊尹
萊朱
傅說
太公
召公

散宜生
楊龜山
羅豫章
李延平
謝上蔡
尹和靖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受業諸子仝校

臯陶

臯陶名庭堅顓頊高陽氏之後也生而馬喙漁於雷澤佐舜爲士師造律執中一振褐而不仁者遠封於臯曰臯陶陳謨於帝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在帝前歎問其詳臯陶乃言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思曰贊贊以成帝治之功君臣交儆帝庸作歌臯陶賡歌明良喜起之治興舜倦勤命禹總師禹辭讓臯陶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謂臯陶曰惟茲臣庶罔或干

予正汝作士明五刑弼五敎民協於中時乃功皋陶曰惟帝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受舜禪命皋陶爲夏篇九成昭其成功且授政焉二歲皋陶薨禹封其後於英蓼

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孟子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后稷

后稷姬姓名棄字度展帝嚳之子后乃有國之稱稷其官也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從祀郊禖見巨人迹履之身動歆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過者辟不踐反腓字之徙置林中會伐山林遷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鳥去呱聲載路聞者知其非凡也姜嫄復收之因名曰棄生而岐嶷少長好樹藝稼穡之事堯舉爲農師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事之傷也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毋浴上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無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無之若何乃制爲敎稼之事一曰任地地可使肥又可使瘠五耕五耨必審

以盡其深稙之度一曰辨土土有燥溼厚薄饒者蕪之堅者耕之澤其鞹而後之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災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堯嘉乃功封之有邰是爲后稷舜咨九官命棄播時百穀民知盡力田閒順天時而不愆其候因地利而不易其宜畎隴之法自稷始焉禹治洪水稷與益佐之下民昏墊未有粒食禹暨益進鮮食既而決九川濬畎澮禹暨稷播種進艱食迫水患悉平地利既興山林川澤之資交易相濟然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後世之不饑后稷教稼之力也至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尊稷配天歌思文之詩蓋謂天也能生人而不能養人惟我后稷參贊化育粒食蒸民莫非文德之極且貽我來牟以續民需俾生養周徧是以無此疆爾界咸得陳君臣父子之常道也大哉后稷之爲天下烈矣其積德累仁慶流子孫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稷實開其基云

詩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實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又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又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又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金仁山曰晉董史云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

契

契帝嚳高辛氏之子商湯始祖也或曰非帝嚳子存疑母曰簡狄有娀氏女春分元鳥至日從帝以太牢祈子於高禖感元鳥之祥而生契史記鄭氏箋詩皆以有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見元鳥墜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言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爲天所命也又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言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云爾契長而臣堯佐禹治水有功尋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及舜卽位使仍舊官申命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卽放勳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也舜嘗命夔典樂教胄子又舉八愷八元使主后土而布五教而一領之以司徒司徒教之長也契承水土既平烝民乃粒之後教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如舜愼徽五典心法有不率教則一聽於士

師之刑故帝曰皐陶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契與皐
陶同寅協恭而教事有成初封國百里迨舜末年益土地
爲大國聲教覃敷契著功於唐虞大禹之際百姓以平契
卒十四世至湯而有天下國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代興蓋
天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聖敬日躋
與天心齊而以水德王追述祖功故稱契爲元王云余嘗
論之契掌邦教功不在禹稷下其後數生聖賢如相土烈
烈冥爲司空勤官死事皆卓卓可紀而商之賢君比夏興
周又最多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湯始言降衷恆性爲
萬世道學之祖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至末

遂箕子猶陳疇微子能存宋典弗父何以國讓弟至孔父嘉
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篤生聖人爲萬世師是舜典
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敷教幷非夏周所能及矣
詩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
既發
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朱子曰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
語只是欲明此而已
又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

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箇綱領朱子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卽是夔典樂事

新安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敷五教命夔教胄子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者正謂此也

伯益

益名大費顓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益素性仁愛與稷契皋陶伯夷夔龍已爲堯用至舜咨九官詢虞衡之任命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欲以參兩閒育萬物而撙節愛養以遂其宜也在朝之臣僉曰益哉舜曰俞汝作朕虞其任事矣益不自安乃拜手稽首讓於朱虎熊羆舜曰俞往哉汝諧遂任虞官因其林藪之宜制爲取用之節鳥獸馴服材木不可勝用魚鼈不可勝食及奉舜命佐禹治水掌火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水土旣平禹告成功帝錫元圭禹曰非禹能成

惟大費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成功其錫爾卓荂乃妻以
姚姓之玉女賜姓嬴氏益贊禹於帝曰帝德廣運乃聖乃
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又曰儆戒無
虞罔失法度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
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
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吁帝念哉惟時有苗弗
率禹承帝命徂征以師臨之一月苗頑猾不聽命益從禹
出征乃贊之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
天道帝初於歷山號泣於旻天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
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蓋謂服之以威不若化之
以德也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
階七旬而有苗格禹在位二十有七年薦益於天七年禹
崩以天下授益益避禹之子於箕山而天下歸啓啓卽天
子位益殺歲獻犧牲以祠之子孫至秦而有天下

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
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
度而無恥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
淡然無欲非有取天下之意顧辭讓之發有根於性而
不能已者苟非有據雖厄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
據重天下有歸己之勢能無惕然於中而不遑引以避

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疾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

伊尹

伊尹名摯黃帝相力牧之後也生於空桑城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聞其賢聖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湯使往聘三反乃幡然改以爲處畝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弗若堯舜君民而親見其道之行也遂出而從湯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湯任以國政復進於桀桀不能用尹聞夏人飲酒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笑曰吾有天下猶天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尹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二篇時桀惡益甚諸侯昆吾氏爲亂尹相湯伐昆吾遂伐桀敗桀於有娀之墟桀奔於鳴條湯踐天子位立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湯問曰古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通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爲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

一是謂大順湯又問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湯乃益勤修德政以迓天休壽百歲崩孫太甲立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顚覆典刑伊尹曰予弗狎於不順營於桐宮密邇湯墓以興起其善已而太甲悔過處仁遷義旣免喪伊尹乃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史錄其告戒往復之辭爲太甲三篇首言愼乃儉德中言王懋乃德末言懋敬厥德約其旨歸總欲太甲修德法祖而思天位之維艱也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又陳戒於德作咸有一德篇王乃益修厥德保惠庶民諸侯歸服百姓以寧太甲崩子沃丁立委任賢臣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尹年百有餘歲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之太牢親臨喪以報其德至太戊時子伊陟又爲相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又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莘野若將終身是一截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以天下之重自任又是一截

又曰伊尹在莘野須當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

謝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卽耕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在是是所謂嘻遇而無入不得是伊尹所謂見而知之者

萊朱

萊朱卽仲虺一名仲鼈奚仲之裔也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至虺爲湯左相湯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乎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懿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邁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民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植有禮覆昏暴歛宗天道永保天命王於是卽天子位都於亳初置二相

以伊尹仲虺爲之後有臣扈祖已皆虺之苗裔也

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胡雲峯曰舜言精一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聖學之三達德孟子之四端已散見於仲虺之誥吾是以知萊朱卽仲虺也

陳新安曰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之日新伊尹之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時誰能與之班乎

傅說

傅說傅巖人也巖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使刑人胥靡築之說賢而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以供食武丁嗣位居喪三年旣免喪猶弗言恭默思道夜夢帝賚以良弼名曰說次日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遍想夢中繪其象使人旁求天下得說於傅巖見於武丁與之語果聖人以傅巖得之卽日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望其納誨之切而命之曰汝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作酒醴作和羹啓沃沕等語說總百官乃進於王曰惟天爲治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道

積厥躬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欲王學古有獲也歷
陳修治之功自任進賢之責開學之說實自說始論用人
則曰官惟其能惟其賢論處事則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論處己則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論防患窒慾
則曰惟事事乃其有備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論宅心則
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高宗資之望說輔己舉四海仰德
思見化成以感動之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復舉先正保
衡輔君作聖者勉其匹休且告以君臣相遇之難曰惟后
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欲說思艱輔治而紹乃辟于先
王永綏兆民也說於是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嗚呼王以思道之際得於夢寐說以開世之英應其索求
君臣道合政修事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傅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
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傅說若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
雙湖胡氏曰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後論學之辭諄勤懇切
此學之爲王者事尤商家一代家法自成湯學於伊尹
以洪其源傅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
矣

太公望

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爲唐虞四
岳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尚其苗裔也從祖封曰呂尚窮
困年老居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周釣於渭西
伯將出獵卜之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
熊所獲霸王之佐遂獵渭濱至磻溪見老父坐茅以漁西
伯問曰叟樂此耶尚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
吾甚有似也西伯曰何謂也尚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
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
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
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微哉西

伯曰若何而天下歸之尚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
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則失天下
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
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
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
道之所在天下歸之西伯悅謂左右曰得毋是乎因載以
歸曰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
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西伯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
去何取何禁何止望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

亂止奢侈故民不盡力非吾民士不誠信非吾士臣不忠
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民非吾吏也相不能調和陰陽以
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又
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
庫西伯於是發倉廩賑孤獨以望爲師望左右西伯德孚
政平虞芮質成諸侯來歸天下三分有二猶服事殷西伯
虩武王卽位號太公望爲師尚父觀兵孟津左仗黃鉞右
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 舟楫官名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
者斬遂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也武王
曰未可還師居二年紂惡益甚十三年正月甲子王復會

諸侯誓師牧野伐紂紂師倒戈攻於後以北紂反走登鹿
臺自焚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康叔封奉采席師
尚父牽牲史佚策祝柴望大告武成散財發粟封墓釋囚
凡所與天下更始者師尚父之謀居多諸侯尊武王爲天
子踐位三日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爲子孫常
者乎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誌在丹書王欲聞之齊三
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扆而立尚父道書之言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
事弗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
之得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

以仁守之者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者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者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爲諸鎔以自儆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太公就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多歸之成王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是得專征伐太公薨年百六十歲子丁公呂伋嗣位世爲侯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召公

召公名奭姬姓周之支族也武王伐紂太公周公召公等皆從紂既誅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宮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秉牲史佚筴祝以數紂罪告武王之受天明命王乃命召公釋箕子囚罷兵西歸封先聖帝王之後大封功臣謀士乃

封召公於燕令其長子就封而召公爲太保仍在朝佐武
王王威德遠暢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十有
四年西旅獻獒召公奭作書戒王語詳書旅獒篇王崩世
子誦踐位是爲成王召公常立於右潔廉而切直拂天子
之過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傅職篇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
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
樂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
瞻俯仰周旋無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召公職之與周
公分陝而治陝以西召公主之陝以東周公主之周公食
采於周故稱周公召公食采於召故稱召公皆岐周畿內
地也成王幼周公爲冢宰攝政作誥以告召公奭爲君奭
篇當是時管叔等與武庚流言於國王亦疑周公公乃避
居東土二年秋天忽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
大恐王乃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
代武王死之說乃出郊親迎公一大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
召公命邦人起大木而盡築之歲大稔七年周公歸政於
成王王始親政初武王欲營雒邑爲東都而未果成王成
其志命召公先相所居之宅後命周公營之二月召公至
雒卜宅得吉曰卜世三十歷年七百乃定九鼎於郟鄏之
地作書告王而諄諄以疾敬德顧畏民嗇祈天永命爲戒

敬不敬之異效凡三致意焉至謂不敬厥德則奄墜厥命
其辭危如此成王崩又受顧命相康王至二十有六年薨
謚曰康公先是治西方巡行南國布文王之政甚得民和
有司請召民營居室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
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就黎庶而聽斷於棠樹之下民大悅
耕桑者倍力以勸家給人足至是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
而歌詠之有蔽芾甘棠之詩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
迫蠻貊南錯齊晉崎嶇彊國之閒最爲弱小幾滅者數
矣然社稷血食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
烈耶
西山眞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
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
此蓋積行而成德猶衆土而成山一行失而全體皆失
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
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
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宗廟迭
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以
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言之何也
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

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散宜生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氏宜生名初學於太公及文王爲西伯乃與太顛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時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宜生閎夭竭力周旋以求解於紂紂悅因赦西伯及紂惡日甚諸侯去殷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與虢叔太顛閎夭南宮括迪西伯彝敎惠鮮懷保修和有夏以受有殷命虢叔死武王亦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周公作君奭以追道文武時事惟以虢叔等五人爲首稱而宜生則居其一云

尚書大傳云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孟子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楊龜山

先生名時字中立閩將樂人中熙寧九年進士時河南二程子講學於熙豐之際學者翕然宗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子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程子卒後又見伊川於洛先生蓋年四十矣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

深三尺許自是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
山三縣皆有聲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
生當是時天下多故或告蔡京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庶
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
爲著作郎及面對奏陳堯舜以來歷聖相傳執中道法又
請復祖宗舊政朝廷方虛內事外以圖燕雲先生謂燕雲
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
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先生謂執政曰
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
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
之事當收人心免夫役除京城緊斂東南花石三者正今
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
生請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
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
何灌相繼效尤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
餘年覆軍敗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
豈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金兵既退議者欲棄
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
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
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驟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　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
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復
抗疏力爭及李綱罷相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
萬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得召對欽宗乃以先生兼國
子祭酒首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病民幾危宗社人
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
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
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
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
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如倡爲竭天下以自奉之說
及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
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以啓人主之侈心後
蔡京輩輕費妄用皆安石階之厲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
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惑疏上安石
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
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王溥力主王氏上
疏詆先生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
酒先生嘗曰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
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
所爲雖名爲義其實爲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

待制提擧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
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
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
寬假言者連章包外提擧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
泉著書講學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先生生而有異質幼卽
能詩賦作易中庸解義禮記解等書有集四十二卷行世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與
胡安國往來講論最多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
而紫陽之學其原委皆出於是門人如羅從彥陳好古蕭穎
劉勉之胡寅李郁陳彥等其尤也先生浮沈州縣四十有

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
者則開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蓋南閩理學
日盛實先生爲之倡云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
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
易率皆如此
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詬罵果有之否曰當時一出追奪
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版士皆不樂遂
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
之

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羅豫章

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少穎悟刻志勵行以察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度一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卽鬻田走洛見伊川問之伊川反覆以告先生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反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龜山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焉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

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晦庵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洎祐間諡文質從祀孔子廟庭延平李氏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亦

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稍有見識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延平

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幼穎悟少長聞郡人羅豫章得河洛程子之學於楊龜山之門遂往學焉豫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頗有非笑者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退而屏居山田結茆水竹之間謝絕世事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爲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發必中節故其事親以孝閒事仲兄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閨門內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與族婣故舊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然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

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嘗以黃庭堅稱周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嘗諷誦之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又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多此類先生資稟不凡尚氣節而充養精純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事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大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擧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閒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朱氏韋齋與爲同門友雅推重焉其後命子從之游文公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然先生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悠然於猷猷之中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殆庶幾焉晚以二子友直信甫舉進士試吏部郡更請迎養會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至帥治坐語未終而

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先生嘗論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又論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雖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鄧迪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朱韋齋公深以爲知言

謝上蔡

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少習舉業長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先生往扶溝見明道先生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先生受學甚篤理會事有不透輒憤悱而顙有泚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先生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

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先生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先生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先生對曰蔡人慫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先生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興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初先生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先生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除書局官忤旨夫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褫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溺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

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
喜枉做卻閒工夫與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或問先生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
年來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强盛方
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
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又問於勢何如曰打透此關十
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的棄卻後來漸漸輕今
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羨底心大抵先
生所爲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
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學者宗之所著有論語說
文集語錄行於世

先生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
用事這是矜字罪過

朱子曰某平日所聞先生行事高邁卓絕使人興起懍然
又曰先生教人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綱
領

尹和靖

先生名焞字彥明洛陽人也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
於汝自汝徙居洛至先生祖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南先生
叔祖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皆有文集行於世父諱

林虞部員外郎母陳氏先生少孤奉母以居年十八師事
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
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其母
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以祿養於是先生棄舉子業伊
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
爲異端尹焞張繹爲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同
門上皆尊長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
康初以布衣召不赴詔褒爲和靖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
先生妻張氏與子均俱遇害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間
長安陷劉豫僭位思繫天下之望以禮聘具供帳衛從於
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爾水崎嶇至蜀展轉
蜀道榮年至於涪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章十
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
學者爲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致程氏先
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三十年矣
請就斥朝廷聽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術
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布衣至行在所而
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病愈就職又除祕書郎
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除祕書少監屢乞歸田不允除直
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留經筵進呈所解論語賜緋衣銀

魚復被旨解孟子尚書八月除太常少卿尋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力主和議金使張通古在館浹旬人情洶洶先生病中力疾上疏極諫反覆千言不報又以書切責秦檜檜銜之書疏並見文集先生既衰病上表力陳當去之義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乞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是冬如紹興其子壻邢純爲浙東安撫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兩載而歿年七十有二上命越制賻之贈官四等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事仍遣中使護其喪葬於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宮山之原先生學聖人之學嘗言聖人遺經雖以講解而陋又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故其用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爲實地而持以主敬之一言卒能獨造明誠窮理至命篤實光輝久而益密說者謂先生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知言哉

先生嘗曰學者須是誠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又讀論語到參也魯又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王時敏問進德之序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
不欺故可入德　昔夫子蓋嘗以忠信告子張矣易曰忠
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進論語解一日元圭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間
所行全是一部論語
朱子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
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黃勉齋曰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
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又曰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
敗榮辱得喪膠膺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門

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
其察之審矣

同縣文學參軍福州
正論壽高集校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梁濟謙德鄰覆校
閩縣陳　椿壽如分校
閩縣陳　樞少舫分校

道統錄附錄終